

智者

□南京 明前茶

江南,一到5月太阳就火辣辣的,小岳的桑果园里,上百个果篮子整齐码放在入口处,果篮上用不干胶贴着不同桑葚品种的照片:大什果桑、台湾长桑果、黑珍珠桑葚、陕8632桑果,还有著名的红果二号,采摘的人完全可以“按图索骥”,找喜欢的果树采摘。

小岳的邻居裘奶奶,在果园门口摆摊,卖矿泉水和雨衣,尤其是各种尺寸的儿童雨衣。一开始,裘奶奶推荐雨衣时,家长抬眼看了看天,颇为不解:“大太阳底下穿什么雨衣?热得很!”

裘奶奶也不言语,笑指在果园里狂奔的顽童。只见跑在前头的男孩就像被老神仙泼了药水一样,牙是黑的、嘴唇是乌紫的,手指黧黑,更要命的是他的衣裳,整洁的白衬衫和米色中裤上,到处沾染了紫红的果汁,连小脸蛋也染上很难洗掉的果汁。家长见状,乖乖地买下雨衣,不容分说给孩子套上。孩子其实个个不愿意被雨衣束缚。不一会儿,孩子脸上就冒出了汗,有的孩子不由自主地脱掉了雨衣的帽子,敞开了雨衣。妈妈不停地与孩子争斗,要替他雨衣的魔术扣扣上,小岳就说了自己

小时候的故事。

小岳幼时,乡间种桑。家家户户都在养蚕,蚕宝宝不断蜕皮,它们食量倍增,孩子采桑叶的速度也必须加快,汗水夹杂着困倦,让他们累得抬不起腿。幸亏树上的桑果也由红变紫了,于是,吃得满脸乌紫、满手乌黑,就成了每个孩子的日常。当然,每天晚饭时分,村里都会传来追打孩子的声音,不用打听,肯定是某个小孩又因为贪吃桑果,脏了衣裳,被家长报以“竹笋炒肉”了。小岳妈妈做的夏布衣裳和裤子,是月白色的,隐现植物纤维特有的浅绿色,那是妈妈用双手撕下苎麻的表皮纤维,手搓为线,再上家里的老织机,织成硬挺的麻布,再裁剪、手缝成衣服,这得花多少工夫!小岳懂事,上下果树都分外小心。

“可是,人算不如天算。有一次,我薅桑叶时,树上躲着一个调皮鬼,他折了一根桑树枝,哈哈大笑偷袭了我……”

孩子们的眼睛里盛满担忧:“你被染了一身?被妈妈打了?”

小岳出神微笑:当年,他飞奔回家,号哭告状,希望妈妈从门后抄起一根扫把棍儿,立刻出门,去给自己讨还公道。谁想,妈妈瞅了一眼小岳斑驳不堪的衣服,笑道:

“不打紧,妈妈会处理好的。那个倒霉蛋这会儿怕也吓得腿软了。”

小岳妈妈镇定自若地取了一些盐,撒在有污渍的地方,过了一会,打来井水,手搓污渍处。那红紫色当然淡去了,但还是可以一眼瞅见。妈妈想了想,干脆带着篮子出门去,采了几把熟透的桑葚来,她取来井水,将果实漂洗干净。然后,令小岳惊讶的一幕出现了——妈妈把他的夏布褂子,放在化有明矾的水中浸泡,约一个小时后,妈妈又将桑葚装入拉绳布袋,扎紧,放入锅中加冷水煮沸,直到水色变深紫红。随后,她将浸泡好的衣衫挤干,放入锅中与桑葚汁同煮。关火冷却后,她把夏布褂子取出,再用盐水浸泡半个钟头,一件柔和的紫红色小褂就染好了,被果汁污染的痕迹,完全看不出来。

小岳轻轻地说:“我妈妈没有跟任何人置气,她就是运用自己的头脑,巧妙地救了这件衣裳,也治愈了我。我妈妈是个智者。”

他的声音如晚风,在这个初夏的夜晚,也治愈了采桑果的妈妈和孩子们。他有意无意地提醒家长们:某些管束与焦虑,本没必要;某些宽容与反向思维,可以扭转这个午后的气氛,使之不会向气恼与愤怒的方向滑落。

槐花飘香

□南京 徐影

正午时分,热气腾腾的饭菜上桌,正要坐下吃饭,厨房里的手机响个不停。连忙拿起手机查看,是大院邻居小刘的微信电话。平日里一同散步锻炼,总能心有灵犀般偶遇。她素来无事不打扰,此番突然来电,想是又送来自己亲手烹制的吃食。

接通电话,传来小刘爽朗的声音:“徐姐,这会儿在家吗?”

“在家呢,正准备吃午饭。”

“我刚蒸好槐花包子,这就给你送到楼下!”

不等我开口道谢,电话便匆匆挂断。小刘向来这股干脆利落,直奔主题,从没有繁文缛节的客套。

我赶忙下楼等候。不多时,小刘骑着一辆老式红色自行车驶来,小巧轻便的车体,格外契合她清瘦的身形。这辆旧车早已褪去本色,有些斑驳,见证了一路陪伴她的岁月朝夕。

她娴熟地支住车子停下,随手从车篓里拎出一大袋热气腾腾的包子,递到我手中。触手温热,暖意扑面而来。我笑着感慨:“包子还冒着热气呢!”

就在昨天,我和她还在大院那棵高大的槐树下闲谈,满树雪白的槐花随风摇曳,清风里满是清甜花香。我当时念叨,年少时,总跟着哥哥拿着竹竿、拎着小菜篮采摘槐花,回家让母亲做成槐花饼。那一口儿时的滋味,数十年始终萦绕心头,难以忘怀。

闽南夏天

□福建厦门 留丽灵

记忆里,闽南夏天的风是有味道的。早晨推开窗,是槐花的甜;日头高了,是巷口刚割过的青草腥气;到了傍晚,许是从谁家厨房飘出蚕豆香以及从海边捎来一丝咸。站在老家的阳台上闭眼一闻,你会觉得整个夏天都被灌进了鼻腔。

午后,南风大了起来,吹得院子里的龙眼树哗哗响。树叶已经长齐了,风穿过去不再是春天那种沙沙的轻响,而是一种更饱满的、哗啦啦的声音,像在鼓掌。邻居阿伯搬了竹椅坐在树下,手里摇着蒲扇打盹。他脚边蹲着一只老猫,也眯着眼。阿伯忽然嘟囔了一句:“立夏起东南,无水洗汤罐——今年雨水不会少。”说完又闭上了眼。这就是闽南人,看风看云,从细碎里读出日子的过法。

没想到,随口闲谈的往事,竟被小刘默默记在了心里。我捏起一个槐花大包咬上一口,鲜香瞬间萦绕舌尖。鲜嫩肉馅糅合着清甜槐花,再搭配小刘自种的鲜香韭菜,三种滋味相融交织,鲜香软糯,满口芳香。朴实的家常味道,格外治愈人心。松软薄透的面皮,饱满实在的馅料,每一口都能感受到用心烹制的烟火温情。

小刘是我定居北京后结识的第一位好邻居。相识一年,熟知她心灵手巧、为人热情,时常将自制美食分享给邻里亲友。在营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,豁达、包容,明事理、懂生活琐碎。她开垦一方小菜园,蔬果成熟,总会采摘分享。自家栽种的青菜瓜果,格外可口。去年她种的瓠子长势喜人,单个都有六七斤,口感远胜市面售卖的蔬果。

回想往昔,旧时的槐花饼,是物资匮乏岁月里的饱腹滋味;如今的槐花包子,却是异乡邻里之间暖心的情谊。

其实,舌尖的美味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如今大院里,不少老人告别故土亲友,投靠子女定居京城。有的帮衬儿女照看孙辈,有的被子女接到身边安度晚年。人至暮年,远赴他乡,心中难舍故乡乡情。要融入全新的生活环境,能遇见性情相投、可以闲话家常的知心邻里,实属难得。

一份热气腾腾的槐花包子,藏着邻里间最纯粹的心意。平凡烟火日常,细碎温情相伴。

傍晚,风小了些,却更柔和了。我沿着村道走,两旁的麦田已经黄了边,风吹过去,麦浪一层一层滚,像远方的海。远处传来谁家收衣服的拍打声,那风便贴着红砖墙溜过,把晾了一天的阳光味道,一并收进了夜色里。

夜里,风轻了,细细地从窗缝里挤进来,像祖母当年哼的歌:“南风起,夏来到,囡仔困,快长大。”

她没有骗我。风每年都来,吹过老家的红砖厝,吹过如今的书桌。这风从南边来,带着槐花的甜、青草的腥、海水的咸,带着记忆里所有的气味,一股脑儿地,撞了我一个满怀。

它什么也没说,只是吹来一个潮乎乎、暖烘烘的闽南夏天。

青石街 1635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两株辣椒

□南京 潇湘子

母亲进城那几年,帮我们忙完家务活后,总觉得没事干,人一闲下心,就念叨着老家那几块地。为了不让母亲心里空落,我把阳台上两个闲置的花盆找了出来,从小区旁边的工地上挖了一些土,让她在阳台上种些东西,解解闷。

母亲很高兴,从菜场买来两株辣椒秧栽在花盆里,放在阳台上。有了这两盆辣椒秧,母亲便有了牵挂。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,便是到阳台上看看辣椒长得怎么样,时不时给它们松松土,浇浇水。不久,枝头冒出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,先是米粒般大小,藏在各个枝丫之间,后来慢慢长开了,花瓣微微卷着,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,在绿叶之间摇曳。

母亲劲头更足了。晚上,把这两盆宝贝搬到阳台;大清早,又从阳台搬到空调外机上,为的就是这两株的辣椒花自然授粉。“这辣椒进了城也学会娇气了,要人伺候了,在老家,种种辣椒哪费这么多事。”她一边忙活一边“抱怨”着,可我却看到了她抱怨里的快乐。

也许是长在花盆里,这两株辣椒还是有些不给力。母亲守着那些落了花的花托,却没等来满树辣椒。就在她将要失望的时候,一盆辣椒树的主茎秆上挂了两个小小的青辣椒。其他的花,慢慢枯萎后空留下了一个花蒂。

“是不是肥不够?”我试探着问。

母亲摇摇头:“玻璃挡着阳光,辣椒这东西,性格跟它名字一样,有些火暴脾气,阳光差一点都不行。”

但母亲并没有泄气,这两盆辣椒好像也懂得母亲的辛苦付出,两个半红半绿的灯笼椒已长成鸡蛋大小,母亲把它摘下来,做了个辣椒炒鸡蛋。那顿晚饭,儿子吃得津津有味,一边辣得直吐舌头,一边夸这辣椒够味。

前段时间,母亲把土倒出来重新翻了一遍,撒下了从老家带来的辣椒种子。没多久,阳台上又出现了一抹青绿。我知道,那里面生长着的何止是一两株辣椒呀,那是母亲对土地的眷恋,对劳动的深情,对生活的热爱。

青石街27号

□南京 柯宁生

从糖坊桥进去,向东穿过一条不足50米的小巷,便是青石街了。

进入青石街的路口,右边一座不起眼的红砖青瓦的小楼,是青石街27号。外墙壁起皮,有几处还有脱落,有砂浆修补的痕迹。楼占地不大,却邻着东与北两条街,正门朝东,上下三层。据说这曾是民国时期建设部的一位总工程师的家宅。一楼是厅房,二楼是卧室,三楼是书房。一楼还有一个小院可停放小轿车。上世纪四十年代末,这栋楼由省文化部门管理,房子的结构也重新被改造,住进了五六户省属文化团体单位的工作人员。因为表哥的父母都在省文化部门工作,这样表哥结婚时就有了这里的一间房。

这栋楼里,有省歌舞团的著名舞蹈演员、二胡演奏家,还有剧团专业假发师、钢琴师。每天楼里都不停地传出叮叮咚咚的敲击琴键声、吱吱呀呀的琴弦声,多少妨碍了邻里的作息,但邻里之间从来没有为此红过脸。三楼住着一位有点名气的画家,平常不大与邻居们多言,大家都觉得他有点孤僻和傲气,不过表哥结婚时他却画了一幅花鸟小品表示祝贺。楼里也有两三个小孩,一放学就回家关门埋头做功课,后来都先后考取了名牌大学,二楼那个从小练琴的孩子后来还当上了艺术学院教授。

我从小就和表哥玩在一起。他结婚了,我也经常跑到他家。楼里邻居之间也喜欢串门聊聊天。夏天太热,晚上吃过饭洗过澡,三四个男人喜欢搬张小板凳拿把扇子,坐在大门前说说笑笑乘凉。有一次省歌舞团的夫妻俩出门演出几天,请表哥帮忙安排孩子的吃喝,表哥满口答应,孩子父母回来后为表达谢意,送给了表嫂一把精致的苏绣扇。

1986年时家里有电风扇的不多。我们单位为职工谋福利,组装落地定时摇头电风扇,并便宜卖给职工。表哥得知消息后,托我买了一台,顿时在27号成了新闻,楼里有两户也想要。表哥要我帮忙,后来我想办法又搞到两台,他们高兴得不得了,骑个三轮车到我单位把电风扇拖回家。我和他们也逐渐熟络起来。

表哥天生有一副好嗓子,特别喜欢唱歌,在家没事就吼几嗓子,隔壁的二胡演奏家还常常指点他唱歌的用气方法,这样表哥的演唱越来越进步,唱起“穿林海跨雪原”“提篮小卖拾煤渣”也越来越有板有眼,时常在矿山演出时露一嗓子。有一天,他很神秘地对表哥说:过几天李谷一老师会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演出,你敢不敢和她唱一首?表哥说:我敢,哪来的机会呢?他告诉表哥:李老师演出喜欢和台下观众互动,到时你要第一个大声答应并立即冲上台,这事就成了!说完他给了表哥一张剧场票,也就在那个晚上,表哥真的冲上台和李谷一老师共同合作了一段黄梅戏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,唱毕全场掌声雷动,李谷一老师在台上大笑说了一句:小伙子唱得不错嘛。这件事也在小楼里成了一段佳话。

1995年前后,曾有人背着相机在27号楼附近徘徊几天,一问才知他们是从宝岛台湾来,说自己的先辈曾住在这栋楼房里。又过了十年,青石街27号被拆除了,它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德基广场。不过,青石街27号那幢红砖青瓦的小楼和那些鲜活的人和事,至今令我难忘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